

福爾摩沙 vs. 福爾摩啥



I AM
張淑英

I READ
El País / New York Times /
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，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。曾任台大文學院副院長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/所學士、碩士。學術專長領域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文學與電影、旅行文學、飲食文學、情色文學、現代主義詩學、漢西筆譯理論與實踐等研究。中西口譯近百場。筆譯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

《福爾摩啥》

18世紀有位金髮碧眼的法國人George Psalmanazaar，聲稱自己來自台灣，他的家鄉人早餐喝毒舌的血、說古希臘語、還會將上千個小孩獻祭給神明。圖為他想像的台灣新娘。

一則腦筋急轉彎的趣事。

老爺爺一生積蓄，未曾出國旅遊，後來心動行動，連續四次出國，探勘繽紛的花花世界。遊歷四次之後，對人生有一番體悟：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，裡外並無太大不同」。

老爺爺：「我不想再出國旅遊了，看看去都差不多，沒有什麼特別」。

領隊：「為甚麼？世界這麼大，多走走看看，各有特色啊！」

老爺爺：「我第一次去Okinawa，第二次去琉球，第三次去沖繩島，最後一次去那霸。旅行社的人天花亂墜，說的多好玩，我也都去了，可是感覺都一樣」。

2017年11月11-17日在葡萄牙波爾圖大學(U. Porto)參與國際事務人員研習時，正在跟葡國人員侃侃而談，談及首度到葡萄牙，沒有心理距離，反而備覺親切，因為我們來自他們的祖先命名的地方「福爾摩沙」...，「Oh, yes, Ilha Formosa...」。言談中，感覺他們每個人都有概念，但是也都不詳究，彷彿塵封已久的當年勇，不足掛齒；也彷彿是遙遠的距離，不值一提。隔天(11月14日)突然看到網頁又冒出一則探討經年的新聞報導「福爾摩沙非台灣，葡萄牙人指沖繩」。

文學跟歷史如果有辯證，有分野，那就是「誰說有理」和「證據確鑿」的差異。孔子作《春秋》必也正名乎！葡萄牙199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(José Saramago)的小說《所有的名字》(Todos los nombres; 1997)，除了戶政事務所職員喬賽(José)，其他人都沒有名字，小說的意旨是：所有的名字只不過是一個歷史記憶。

「婆娑之島，美麗之洋」的代名詞「福爾摩沙」，幾世紀以來，葡萄牙人和台灣的关系，可能變成鄭愁予的〈錯誤〉：「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，我不是歸人，是過客」。1995年西班牙學者蘇比拉(Eduardo Subirats, 1947-)在他的著作《空殼大陸》(El continente vacío)批判大航海時期殖民者以自我為中心，無視他人存在的事實，諷刺說「歷史學家最肆無忌憚，因為死人永遠不會抗議」。曾經被殖民的我們，對身分認同，名字疑義，或是高更那幅從大溪地島發出的吶喊《我們從何處來？我們是誰？我們向何處去？》一直找不到答案。我來到了葡萄牙，葡萄牙人對過往的「路過」福爾摩沙似在意又無意；我來到了葡萄牙，望見鄰國--1997年我到了西班牙塞維亞「印度檔案總館」(AGI)，淹沒在西班牙累積了四個世紀的殖民史料面前，浩瀚的古抄本和古文檔案尋找Formosa的圖像與文字時，館員說「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叫Formosa，妳要那一個？」我想起2013年從亞松森搭夜車到阿根廷的恰哥市(Chaco)的Mempo Giardinelli基金會演講時，巴士路過，看到斗大的Formosa路牌時，教人驚喜又訝異。面對1500位阿根廷聽眾說我飛了48小時從Formosa來到Chaco，

他們說Formosa就在隔壁，何需飛行耗費48小時？原來阿根廷和巴拉圭邊界間的Formosa省就是台灣在地球上的對蹠地，美麗的南北半球點對點最近的直線距離，在地球的圓周上是最遙遠的國度。



如今不少人為了福爾摩沙是不是指台灣而苦惱或質疑，在史學家「正本清源，學術求真」都尚未能得到真正的解答時，不妨用文學的面向療癒：美麗的想像。18世紀的法國人撒瑪納札(George Psalmanazaar, 1679-1763)，從來沒來過台灣，以天主之名杜撰了《福爾摩啥》(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,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, 1704)(大塊出版，1996)；雨果以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的憑空虛構寫下了詩集《東方人》(Les Orientales)，想像地中海以東土耳其的種種面貌，以假亂真。看來完全吻合法國人彼時的美學理念「美女不忠」(belles infidèles)--唯美而不需忠實的態度。

哥倫布四次航海，首航發現新大陸的《日記》(Diario de a bordo)、西班牙派駐墨西哥的征服者艾爾南·科特斯(Hernán Cortés, 1485-1547)的《書信報告》(Cartas de relación, 1522)、隨麥哲倫環繞地球的義大利航海家畢加菲塔(Antonio Pigafetta, 1480-1534)的《環遊世界首航記》(Primo viaggio in torno al mondo)裡面，訛誤、想像或誇飾大概多過史實，卻能讓20世紀的馬奎斯寫下《百年孤寂》，反諷幾世紀前歐洲人的顛覆事實與編造。與其詰問福爾摩沙的真正身分是否為台灣或琉球，或福爾摩啥？不如扎根福爾摩沙的肌理與質地，避免發生老爺爺四次旅遊的狐疑，展現西班牙人在台灣時期(1626-1642)賦予的「美麗島」(Ysla Hermosa)的真義與實質才更重要。

註解：參酌翁佳音。〈福爾摩沙名稱來源〉，《翰林社會天地》(2006)：4-13；周婉窈，〈山在遙波碧浪中：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0(2007.12)：93-148；陳宗仁，〈Lequeo Pequeño與Formosa：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1(2008.06)：109-164。
photo credit: slate.com